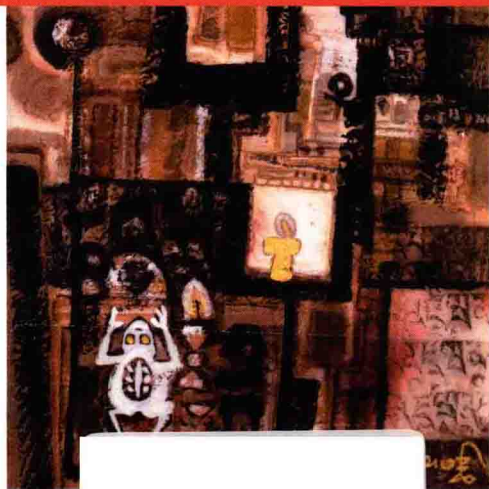


3 *Shulka...*

康巴作家群书系（第四辑）



风 马

尹向东 著

作家出版社

康巴作家群书系（第四辑）

风马

尹向东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马 / 尹向东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7
(康巴作家群书系. 第四辑)
ISBN 978-7-5063-8965-5

I. ①风… II. ①尹…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7664 号

风 马

作 者: 尹向东

责任编辑: 那 耘 李亚梓 张 婷

装帧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37 千

印 张: 20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965-5

定 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上 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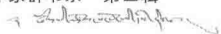
那时候我还不能梦见远方，也不能梦见更多的东西，我的梦局限于夺翁玛贡玛草原。

我在梦中看见草原的黄昏里绚丽的云层堆集远山，天空中霞光闪耀，毡毯般的草地上牦牛安静不动，一只鹰高悬于空中也不动弹。我仰躺草原，想它是不是死在高空了，恨不能长出翅膀飞去看看时，我发现自己真的飞了起来，双脚失去重心，整个人横着向前飞。

这不是梦，是我在睡梦深处被父亲一把从被窝里提起来，悬在半空。帐篷里没一点光亮，透着月亮和星辰的些许光泽，我看到地面在眼前不停晃动，被踩踏的青草发出新鲜的气息，这熟悉的气味如此强烈，弥漫在整个天空中。父亲将我放置到帐篷门前，我刚站住，母亲已将藏袍披到我身上。

“阿妈！”我叫了一声，嘴立即被捂上，星光之中哥哥仁青翁呷的脸色特别严肃、冷峻，他将食指放在唇边嘘了一声，俯下身去，用腰带将我的藏袍胡乱地扎了起来。

看着忙乱的亲人们，我意识到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即将发生，那会儿我彻底清醒。前两天晚饭时，父母亲小声交谈，他们谈到郎卡扎，他们的脸色都很阴沉。我沉默地看着母亲收拾好一个装食物的褡裢，俯身悄悄走出帐篷，仁青翁呷也跟出去，我再一次被父亲提起，从帐篷里到帐篷外，地面再次在星空下晃动，青草



的气息铺天盖地。当整个夺翁玛贡玛草原回到它正常的位置时，我已在马背上坐稳了，仁青翁呷抱着我，紧紧攥住缰绳。

“照顾好你弟弟，有多远就走多远，记住郎卡扎，记住那里的仇恨。”父亲说，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见父亲的声音，他刚说完，母亲压抑而悲怆的哭声在身后响起。我还来不及回头看看，父亲已在马屁股上狠狠拍了一巴掌，马开始奔跑。

在那个闪烁星辰和月亮的黎明之前，我们在奔驰的马背上穿越了夺翁玛贡玛草原，牦牛群安静地卧在草地中，睁着蓝汪汪的眼睛看我们跑过去。这些牦牛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千百年来，它们一轮轮生息繁衍，或站或卧，用长长的毛，用蓝汪汪的眼，用弯曲的犄角守在草原。

跑出一大段路，我们在马背上听见身后有枪声猛然响起，噼噼啪啪的枪声像密集的雨点，听见这声音我在马背上扭动身体，喊了一声阿哥。我感觉仁青翁呷的双臂有力地箍着我，两腿猛夹马腹，马越来越快。

我们穿越草原，又爬上达颇山口。在山口，仁青翁呷勒住马，那是我们第一次回头看看夺翁玛贡玛。天透开了，所有光都堆集在远山山巅，让天边惨白的亮。夺翁玛贡玛草原躺在山脚下，像一朵六瓣的花。几顶黑色帐篷在远处的草原中只有一头羊羔般大小。那些帐篷此刻都在燃烧，升起腾腾的黑烟。

我扭过头，看见仁青翁呷凝望草原，眼泪早已将脸打湿。

“阿哥！”我轻声喊道，“怎么了？”

“阿爸阿妈没了。”仁青翁呷说。

我知道是这样，哥哥把这事明确说出来，我再也忍不住，呜呜地哭开。

“多吉，别哭。”仁青翁呷说。

我就是止不住，越哭越厉害。

“多吉，听见没，别哭。”仁青翁呷提高了声音说。

我看看他，他的眼泪挂在脸上，我的哭声高扬起来，撕心裂肺，我在哭泣中呜咽地呼喊阿爸阿妈。

仁青翁呷紧紧抱住我，声音柔和了许多，说：“多吉，不能哭，你每一颗泪水，都是阿爸阿妈在中阴路上的一场冰雹。”

这是我们更小的时候，婆婆去世，我们止不住眼泪时，活佛慎重说过的话。我压抑住哭声，擦掉眼泪，再次问：“怎么了？”

“郎卡扎，是郎卡扎的人。”仁青翁呷说，“我们会回去的。”

“走，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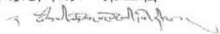
“不是这时候，你记住郎卡扎，记住那里的男人和女人，等我们长大，会回到夺翁玛贡玛，替父母报仇。”

我听见他咬牙齿的声音，看见他的脸扭曲了，他的眼睛像要喷出火一般通红。

“郎卡扎！”我也咬着牙齿说。

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与郎卡扎的人结了仇恨，与他们相互仇杀，已延续多代，上一辈人搬迁到夺翁玛贡玛，就为躲避仇杀，这灾难始终没躲过去。那时候我还太小，嘴里念着郎卡扎，脑袋里想象的是故事中讲的一只九头怪，往日听说唱艺人讲故事，说有一只九头怪住在山间，饿了就腾到空中，把牧民和牦牛全部吞到肚里。格萨尔为拯救众生，和它应战，一箭射穿它的心脏，结果了它的性命。那只九头怪浮现在脑里，九个脑袋不停转动，九双眼睛都射出绿莹莹的光，像狼在夜色中被月亮照耀的双眼。我相信有一天和哥哥仁青翁呷会像格萨尔那样张弓搭箭，一箭射穿郎卡扎的心脏。

策马整整走了十多天，夜里，寻一岩洞或凹处相拥卧下。山越来越大，草原越来越少。到后来，我们进入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所有树都高高地伸到半空，蓝天被树枝撕成碎片，只偶尔零



星看见一点。横存的树枝牵绊着，有好几次，我差点被树枝刮下马背。褡裢里的食物前一天就已吃完，我们在饥饿中穿越这片森林，肚子瘪下去发出咕咕的声音时，仁青翁呷就在小溪流边勒住马，蹲在水边，一块儿喝下一肚的水，骑上马时，肚里的水随马的颠动而摇响，不过响不了多久，撒泡尿就会让整个肚子再次瘪下去。肚子一空，人更疲乏。天一点点黑下去，光线慢慢退上树巅，最后都消失掉。肚里饥饿，眼睛不辨远处，嗅觉却越发敏锐。那只叫郎卡扎的九头怪兽闯进我的脑袋，此刻，在森林深处，陈年的腐木、枯叶混合各种气息，散发出浓烈的山味，陌生的气味将那个清晨新鲜的青草味冲击得全无踪影，它刺激我的鼻腔，让我再次想起说唱艺人的故事，那故事讲布鲁曼的部队去远处征战，到了一个地方，说那地方的树子会抓人，那地方的石头会吃饭。这一天走过的场景和故事所讲如此相近，石头吃饭即是这些地方做饭都垒三块石头升火烧茶，大树牵绊像要把人紧紧抓住。在这浓黑的夜里，嗅着陌生怪异的气味，我原本恐惧的心收得更紧。

“阿哥！”我胆战地叫了一声。

“累了？我们找地方睡觉吧。”仁青翁呷说。

“不，不在这里睡。”我忙说。

夜越来越深，恐惧和饥饿抵不过疲倦，我们骑在马背上，眼睛时睁时闭。马散漫而本能地向前走，我们就这样穿出了茂盛的原始森林，来到一个山脊。马停住了，望着陡峭的山坡喷着响鼻不知该走向哪里。响鼻将闭着双眼的仁青翁呷惊醒，他猛地从我肩上抬起头，发现我们身处在高坡，三座大山相挨，形成一个极深的峡谷，河流在星光照耀下像一条白色的哈达蜿蜒流淌在峡谷的底部，河水的声音喧响不停。河两岸排列着许多房屋，在朦胧星光中，这些房屋像滚满河岸的乱石。

这是一个隐在大山深处的城镇，站在山脊，城镇如此之小，深深地陷在大山的折缝中。不过，在几乎绝望的时刻，这城镇瞬间就让我们激动起来。

“阿哥，这是哪里？”我问。

“不知道。”仁青翁呷跳下马，把我也抱下来，我们牵着马，从倾斜的陡坡一路向下。

许多时候我不清楚记忆会发生怎样的偏差，这偏差离当时的真实有多远。在我脑中，儿时的记忆像阳光下斑驳的树影，时而明晰时而模糊。

那天晚上，当我们从倾斜的陡坡一路向下，整座城市都在酣睡中，除了河水奔腾的声音再没有任何声息。

我们从山脊下来，山脊上有许多坟包，绕过一个个坟包向下走时，我们还不知道这是埋人的坟地。在草原，大部分人都是天葬。下到城中，进入一个小巷，小巷子的路全由青石板铺成，马蹄踏着石板，发出清晰的响声，噤噤噤噤地敲响城市的后半夜。从小巷穿出，有一个极大的院子，院子边是一大幢怪异的建筑。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城市，看见一幢三层楼高的房屋伫在黑夜中，这幢楼对我们来说足够庞大，我们仰起头，见这楼的屋顶修成三个尖形，屋檐还有许多尖形的柱子排列。在正中最大的尖顶上，立着一个十字架。我们看见那十字架高高立在半空后，同时发出了惊叹的呼声。

“我们这是到哪里了？”我问。

仁青翁呷摇着头，他四处看了看，将马系在房前的栅栏上，栅栏边是这幢怪异建筑的门，有一个小木梯上到门前的木质走廊。

“我们在这里睡一晚，只有等天亮才能找吃的了。”他说。

我们紧紧挤在门前，将羊皮藏袍盖在身上。

一切新奇、饥饿和劳累都被疲乏替代，不过最初还始终睡不

安稳，那条河奔流的声音在我们闭上眼睛之后显得特别巨大，轰隆隆地响着越城而过。饥饿也像一群细小的虫子，从腹部开始啃噬肠胃，饥饿带着一种炙人的高温慢慢把尖细的疼痛带到全身。沉重的困倦还是不可抵挡，它把疼痛、喧闹都领进梦中。在我们即将进入沉睡之时，远处一只估错时间的公鸡孤独地啼叫了一声，那一声啼叫嵌在我最初的梦中，让梦境杂乱而喧嚣。无数片段的梦混合着，我梦见覆满大雪的夺翁玛贡玛草原白茫茫一片，寒冷紧紧地裹着我的身体。我还梦见了堆满糌粑、牛肉和酥油的黑帐篷，这让我在睡眠中充实又激动，不过梦中我却始终没法吃到那些食物，种种意外和巧合让我离食物越来越远，我梦中的表情因此焦虑而纠结。在这深深的焦虑中，夺翁玛贡玛草原混乱了，枪声四起，黑色帐篷腾地燃烧起来，火光冲天。

轰的一声炮响把凌乱绝望的梦击碎，我不安地翻了一下身。这是叫醒城市的早炮，炮声之后，天渐渐亮开，鸡也相互应和着打起鸣，我们却尚在昏睡。

早起的人们已开始忙碌，老陕街那边，陕西商人的铺面一间间都开了。锅庄里要远行的驮脚娃们，天不见亮就将茶叶和货物安置到马或牦牛背上，这会儿，他们赶着牦牛，赶着马队，走过铺满大青石板的街道，奔赴各自的目的地。挂在驮牛和马脖子下的铜铃叮当敲响，散在清晨冷冽的空气中。

第一缕阳光从跑马山巅探出来，照亮西山的山头，慢慢下移，将半山腰上南无寺和金刚寺橙黄的金顶映照得发出耀眼的光芒，这才进入城区。福音堂上高耸的十字架在阳光之中一点点亮了起来。太阳升高，光芒继续向下，澄澈而温暖的阳光洒在我们沉睡的身体上，并最终照亮了整座城市。刹那间布满全身的温暖让我和哥哥再次翻了个身，摇响的马铃和远行人的脚步都并未将我们惊醒。

太阳照亮整座城市后陆续有人走出家门，他们在街沿的牙黄色条石上或广场边坐下来，带着一种淡定闲散的神情享受早晨的温暖。他们看见两个躺在福音堂门前的人，看见那匹虚悬着一条腿休息的杂色花马。

福音堂的门吱的一声被推开了，一个外国的中年女人站在门前吃惊地看着熟睡的我们。她有一头金黄的鬃发，眼睛碧蓝，肤色泛着潮红，粗大的毛孔清晰地排列在脸颊上，尖尖的鼻子像雪峰一样突兀顶着。她很胖，身体滚圆，她发出连声感叹，艰难地俯下身去拍了拍沉睡中的仁青翁呷。哥哥被惊醒了，睁开眼看见一张连寺院中描绘地狱场景图里也没见过的恐怖面容如此逼近，大叫了一声跳起来，跑出一段距离，手里紧攥腰刀大声喊我。

那个女人发出一连串怪异的声音，她对着屋里呼喊，不一会儿，一个高大壮实的男人跟着出来，他有同样的头发和眼睛，他的鼻子顶得更高也更尖。

仁青翁呷尖利地呼喊着我，他将腰刀抽了出来，随时准备扑上去拼命。男人试图和他沟通，他听不懂那个怪人在讲什么，男人说一句，他就吼一声。男人无奈地摊开双手，向我俯下身去。

那一刻我尚在惊恐不安的梦中，一会儿梦见父母的面孔从清晰到模糊，一会儿梦见原始森林中的粗大树枝拦腰将我裹住，一会儿又梦见在马背上奔逃，身后紧紧追赶的正是那头叫朗卡扎的九头怪物，怪物越追越近，直到抓住我的双肩摇撼。我艰难地睁开眼睛，阳光刺得我一时难以看清，揉揉双眼，同时听见哥哥在不远处声嘶力竭地喊：“多吉，快跑，快跑！”循声望去，他已急坏了，提着刀，双脚跳着呼喊。我意识到有什么事不对，抬起头来，看见两张怪异的面孔正微笑着，我尖叫了一声，在我弹起身体跑开时，本能地将散在地上的羊皮藏袍抓起来。我们一块儿奋力向外跑，我们听见身后传来一阵阵快乐的笑声。

飞奔着进入那条小巷，我喘着气问：“那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是那个女人把我摇醒的。”

“我们不会在地狱里吧？”

“我们活着呢。”

“糟糕，马，我们的马还拴在那里。”

“待会儿想办法。”

我们即将穿出巷子进入街道时，我一头撞上了一个年轻人，他刚从街上转入巷子，被我撞了个满怀，一个趔趄摔在地上。他爬起来，刚要发火，看见我们这狼狈的模样，知道是刚从牛场来城市的。大家习惯上把牧场称为牛场，把放牧为生的人称为牛场娃。他们认为这些牛场娃都具有极为本真的性格，有时候面对陌生的事时，他们往往显得蛮横无理，但要对一个人好时，全世界的好似乎都让他们集中了起来。从我们的慌乱和冒失的举止判断，他知道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城市。

“你们跑什么？”年轻的男人用汉语说。

我们听不明白，都戒备地看着他，他和哥哥差不多大小，穿一身布满污渍和油腻的汉装。哥将手一直按在刀柄上，随时准备将刀再次抽出来。

“不懂汉语。”他自言自语说，又用藏语重复了一遍问话。

藏语我们都听懂了，我们非常高兴，在这个未知的世界里，这是第一个能沟通的人，我们立即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我们遇上怪人了，比鬼还可怕。”仁青翁呷说。

“怪人？什么怪人？在哪里？”

“蓝眼睛黄头发的怪人，就在尖房子那里。”

那人哈哈笑了起来，说：“哪是什么怪人，不过是外国人而已，和我们一样呢。”

“马，我们的马还拴在那里，你帮我们去取。”我焦急地说。

我们转身向回走，我和哥哥紧紧跟在他身后，这让他很有成就感，他带着笑容扭过头问：“你们是哪来的？”

“夺翁玛贡玛。”

“叫什么名字？”

“我弟弟叫仁真多吉，我叫仁青翁呷。”

“翁呷、多吉。”他念了一遍，“我叫王怀君。”

到达福音堂小院时，我们又紧张起来，紧紧贴着王怀君。福音堂的门敞开着，但没人。那匹杂色花马还拴在栅栏边，正不安地四处张望。

“别怕，没人呢。”王怀君说。

我们还是怕，不敢再向前走。

“马在那里，你帮我们牵过来。”翁呷说。

王怀君点点头，向马走去。那匹马见有生人靠近，喷起响鼻，踏着四蹄，将屁股对准他。只几步的距离，王怀君不敢向前，招着手让我们来。

“你去解绳子，马有什么怕的。”翁呷说。

王怀君又试着靠近了两步，马更不安了，不停转动着身体。他没好气地说：“你们来啊，这都没人，怕什么。”

哥忍不住很快跑上前去，解了马缰绳，牵着出来。我们回到巷子，向街上走去。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王怀君说。

恐惧一经解除，饥饿重又爬满身体，顾不上回答，哥急切地说：“能找点吃的不？”

王怀君停住脚步，重新打量了我们一番，自言自语说：“我早该想到，这是饿着呢。”然后笑起来，“我们还得回去，你们只要不怕，就有吃的，在老外那里，烦人的是总要做些没意思的仪式。”

还得再回去，哥和我小声地交流了几句，什么怕也抵不过此刻的饥饿，我们同时点点头，就算真到地狱见恶鬼，这时刻我们也得吃饱肚子。

一个金发碧眼的小孩子蹲在院里玩，那个胖胖的女人这会儿坐在门边晒太阳，她看见我们，又笑起来，招着手。王怀君上前去和她说了一会儿，她再次冲屋里喊人，那个壮实的男人出来了，这时候，我们已知他叫顾福安，是个牧师，我们只不清楚既然是牧师，怎不见牛羊？

两个金发碧眼的人向我们招手，喊着：“仁青翁呷、仁真多吉，过来，有吃的。”

王怀君领头，我和哥相互看看，又望着顾福安夫妇，那对夫妇此刻脸上都堆着柔软而和蔼的笑容。

进了福音堂，楼下是一个宽大的房间，一排排简易的木椅排列着。房间一端，有一个木讲台，讲台后面同样立着十字架，只不过十字架上还多了个人，那人被绑在十字架上，脑袋低垂，一脸苦难。我们好奇地看着塑像上了楼，这屋像寺院，又完全不同，我们不明白为啥没有释迦牟尼或莲花生大师。

有稀粥、馍和糌粑。进屋之前王怀君叮嘱了许多遍，让见到食物千万别急，他们说什么就学着说，别为一点吃的丢了本地人的脸。我们连连点头，在桌边坐下来。

“感谢主，赐我食……”牧师用低沉的声音念到。

“感谢主，赐我食……”我们别扭地一字字跟着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用汉语说话，说这话的同时，我们的肚子同时咕咕地叫起来，这叫声非常大，王怀君听见了，我相信那对牧师夫妇也听到了，只是他们保持着严肃的面容。王怀君斜眼瞪我们，明白他的意思，但这肚子自己叫，不由我们控制，这让我们非常难为情，脸都烫了起来。

那个胖女人替我们将稀粥盛好，艰难地一字字学完之后，我们端起碗，就着这粥一气吃了几个馍，打着嗝，感觉肚里还空，各自又捋了一碗糌粑。这习惯的食物吃下肚，才发现肚子早已饱了。

吃饱肚子，牵上马，说了许多谢谢后我们回到街上。

“你们来干什么？”王怀君问。

“躲仇杀。”仁青翁呷说。

“仇杀？”这话题让王怀君非常感兴趣，“为啥结的仇？”

“不知道，阿爸阿妈都没了，除了我们俩，一家人都没了。”

“哎，牛场上老是有这些事。”王怀君叹口气说。

我们的注意力这时候已被街上的热闹吸引，大街上来回走着各类人，许多人穿汉装，穿藏装的也占了差不多一半，还有一些穿嘉绒服的人，有一条街道会聚着许多戴白帽的回人。

仁青翁呷疑惑地看着这场面问：“这还是不是土司的领地？”

王怀君一时没听明白这话，想了想后点点头又摇摇头，笑着问：“你们还不知到哪来了？”

“我们到哪了？”我问。

“这是康定，是达折多。”

我们被这城市的名字惊呆，达折多这名字非常熟悉，往日里，夺翁玛贡玛有去过达折多的人回来后总爱对大家炫耀，讲种种新奇的见闻，听的人也常带羡慕的目光，这名字在过去对我们来说像天边那样遥远。

二

他叫江升，这是他的汉名，他的藏名叫彭措郎甲。在过去，康定，以及所辖的地方都是他家的，他是日月土司的儿子。不知道该追忆到什么时候，日月土司一家的来历有种种说法，讲三国时帮助诸葛亮征战孟获有功，取得土司位。也有说明朝洪武时随着去征战明玉珍受封。不过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月土司的辖地广大，没人敢与他争锋。这势力原本足够，子女所联姻的，也都是有势人家，势上添势，感觉直往天上去了。

那时候江升只几岁，母亲病故，父亲娶了小太太，又怀上孩子。小太太担心今后土司的继承要落在江升身上，整日忧愁，父亲就安排他去木雅的官寨，免去小太太的忧愁。

将去木雅之时，江升虽然年幼，却也有了感知，特意让人服侍他去跑马山上。在跑马坪边缘，有一个巨大的石头，他攀上去，立于石头的顶端，在那里，可以把康定城尽收眼底。

这石头康定人称为全城石包。站在石上，看见峡谷底部，折多河奔涌着从折多山一路倾泻而下，雅拉河也从雅拉沟里淌出，两条泛着白浪的河流汇聚于郭达山下，相拥相抱交汇一块儿再共同奔流。两河相汇，像一个人字躺在地上。沿河两岸，排列着两层楼的木质板房，一色青瓦铺顶，木质板房的檐头及窗框都镌了花鸟。许多板房像四合院那样或大或小地围聚一团，中间是院落，铺满大青石板的院坝，这些大青石板也延伸到康定城的街